

蜀山劍俠傳

四三集

武俠
長篇

蜀山劍俠傳 第四十三集

第一回 破壁縱神魔一擊功成千葉火 飛光籠大岳半空高繫五山圖

前文金蟬，爲救朱文，靈雲，去往火雲嶺神劍峯，與尸毗老人鬥法，金蟬自然不是對手，仗着身有枯竹老人所賜，鎮攝心神之寶，和一道太乙青靈神符，不受魔法禁制，法寶飛劍，靈效全未失去，雖落下風，人却不曾受傷，老人一生氣盛，因見金蟬，口出不遜，又用修羅刀，傷了他兩個宮女，越發激怒，正待施展法力，先給金蟬，吃點苦頭，然後送往天慾宮中困住，引使入魔，以消仇恨，忽聽金鐘亂響，玉磬頻敲，知道來了強敵，深入魔牢根本重地，不禁急怒交加，方想運用魔法查看，忽見一個幼童在一幢冷熒熒的青光，籠罩之下，突然出現，認出來人所用法寶，又是枯竹老人一派，心中恨毒，忙把手中玉拂塵，往前一揮，大片魔火金花，剛似星河倒傾，往前飛壓下去，青光忽隱，幼童不見，緊跟着，又聽空中，有人大喝，隨見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影子，在空中把話說完，一閃不見，正是上次，和小寒山二女，同來本山，救走阮徵的，妙一真人之子李洪，因對方措詞得體，自居後輩，不似金蟬，和青光中的小孩可惡，加上李洪，上次相遇，有了經歷，知道魔法利害，預留退步，在佛光護體，至寶防身之下，把話說完，方始現身，略閃即隱，擒他甚難，便沒有追，二次待要回制金蟬，青光中的幼童，又在

一旁，現身喝罵，怒火頭上，祇顧想將敵人擒住，沒想到來人是用誘敵之計，急匆匆施展魔法，先將金蟬，送往天慾宮中，去與朱文一起，一面發動禁制，將當地圍了一個風雨不透，然後跟踪追去，魔光才起，人又不見，自己那大神通，竟未追上，剛一停步，青光中幼童，又在別處出現，戟指大罵，老人因魔法禁制，已全佈置停當，一任隱形，多麼神妙，早晚也非落網不可，哈哈大笑道，無知豎子，你已在我天羅地網之中，還敢猖狂亂吠，別人被我擒到，還能活命，你若被擒，教你知道利害，老人神通廣大，動作如電，心念所至，立可到達，無不如意，口說着話，暗中運用法力，人已到了幼童面前，滿擬魔法遙制，驟出不意，一經趕上，便可將人擒住，幼童因見老人未追，正在叫罵，本未覺查，及至人隨心念飛到，剛伸魔手，幼童忽似有了警兆，面色微變，青光立隱，人也不見，憑自己的法力，和那一雙慧目法眼，幼童竟被漏網，越想越有氣，正待行法查看，忽聽金鐘零亂，敲打甚急，夾着愛女，與門人侍者，驚呼求援之聲，猛想起先聽鐘聲，祇顧擒敵，也未查看，愛女所居西魔宮前面，有一魔牢，昔年所煉十三神魔，全被禁閉在內，已有多年，禁制重重，休說外人，便門人愛女，也難進門一步，先前鐘聲傳音，正是魔牢有警，急切間，祇顧擒敵，竟忘查看，這些神魔，俱都神通廣大，自己為想歸入佛門，又念這些神魔，曾經苦心祭煉，歷時多年，立功甚多，不忍將他消滅，留在那裏，又都凶殘猛惡，從不安分，不論什人，全要傷害，對方稍為疏忽，即便法力甚高，逃得元神，本身精血，也被吸去，實是一個隱患，特意費了三百日苦功，用

法寶設一魔牢，全數封閉在內，欲待自己皈依之後，再以佛法渡化，消去凶煞邪氣，送往投生，使其改邪歸正，不料竟會有人來犯，敵人雖是兩個幼童，根骨均是上等，法力也非尋常，那太乙青靈火，和李洪的兩件佛門至寶，正是破那禁制的尅星，莫要被他的攻穿魔牢，放出神魔，大是不妙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老人心念一動，早把先前那環魔光放起，因兩座魔宮，分建在神劍峯近頂不遠，形似寶劍護手的，兩端平崖之上，相隔雖祇數里之遙，但因近日，連困住了不少少年男女，均是幾個有名人物的門下，料知事正開端，對方師長，必不干休，東西兩宮，均有魔法，重重禁制，非行法不能查看細底，這時目光到處，瞥見那深藏在西魔宮，平湖水底的魔牢，已被人用法寶，攻破一洞，內中神魔，已然逃出了四個，一個個赤身露體，白骨如霜，身高丈許，白髮紅睛，張牙舞爪，正與愛女，和宮中門人侍女，追逐惡鬥，愛徒田琪，田瑤，正以全力，施展魔法，堵住魔牢出口，不令下餘八魔逃走，一面將手連指，使鐘樓上所懸的金鐘，發聲報警，一面傳音求救，牢中八魔，見洞口被阻，不能脫身，也急得咬牙切齒，呼嘯如雷，神情猶厲已極，經過這多年禁閉，威力又加大了好些倍，田氏兄弟，已有不支之勢，同時，愛女因受剛逃出來的神魔追撲，一面傳音求救，一面在法寶防身之下，避入鐘樓，發動禁制，一面行法撞鐘，田氏弟兄，同是情急無計，也用魔法，遠遠擊撞，故此鐘聲十分零亂，那鐘樓乃魔宮中樞要地，四面均有魔法異寶埋伏，愛女雖仗應變神速，逃遁得快，當先飛入鐘樓，進去便將埋伏，一齊發動，將迫他的神魔隔斷在外，未受其害，

無奈這類神魔，感應之力最強，對方一被相中，便如影隨形，不將那人精氣吸去，決不罷休，端的利害無比，雖被隔斷，兀自厲聲怒吼，張牙舞爪，朝前猛迫亂衝，不捨退去，另有兩個，相隨多年的侍者，法力也非尋常，爲了逃避稍遲，已爲神魔所殺，頭陷一孔，尸橫就地，點血俱無，餘人被下餘二魔，追得四下亂竄，內中一個門人，已然快被追上，知道這類神魔，均是昔年所攝修道人的元神，功力甚高，再加禁閉湖底，多年潛修，凶威更盛，最可慮是，急切間，就拚損耗本身真元，也不能將其當時消滅，而這些愛徒愛女，已被相中，魔牢已破，就擒回去，二次禁閉，比起先前，也差得多，稍有空隙，立即逃出爲害，捷於影響，防不勝防，一撲上身，便無幸理，再要被他情急反噬，連本身十三神魔合爲一體，便和自己成了不能並立之勢，稍爲疏忽，一個制他不住，一樣吃他大虧，如以大阿修羅法除去，本身真元，必要損耗一半，如何不急，不顧再尋那兩個小孩，立時飛往應援不提，原來青光中的幼童，正是金蟬新收愛徒錢萊，自在途中，和金蟬分手之後，穿入山腹以內，立時施展全力，朝前急趕，本心是想在防身寶鎧，神光籠罩之下，仗着穿山行石專長，趕在師父前面，照枯竹老人仙示，去往西魔宮魔牢重地擾鬧，引誘敵人分神，以便師父下手救人，免爲魔法所傷，及至趕到神劍峯，西宮地底，正在查看形勢，忽聽泉聲震耳，仔細一看，那地方正是湖心，泉水發源之所，想起仙示所說，魔牢就在湖底，孤島之下，跟踪一尋，一點沒有費事，便到了上次阮徵夫妻分手的湖心水榭平台之下，那水榭建在湖心一座礁石之上，出水雖祇二三尺，下

面却是又高又大，當初不沒有這座礁石，原是尸毗老人，將神魔禁閉魔牢以後，特移了二十多丈高，六七丈方圓，一座平頂孤峯，鎮壓在魔牢之上，再在石頂出水一段，建起一座水榭平台，表面玉檻珠欄，金碧輝煌，矗立浩浩碧波之中，清麗非常，實則由上到下，均有魔法禁制，常人到此，休說破那魔牢，祇在水底礁石十丈以內，便受魔法反應，或被困住，偏巧錢萊，煉就穿山行石的專長，由不夜城起身時，錢康夫婦，雖知愛子，累生修爲，法力道根，俱都不弱，一則，對頭太強，惟恐有失，二則，初入師門，便遇此建立奇功的機會，愛子轉世不久，天性好勝，以前諸生，便爲出道太早，童心未退，多樹強敵，吃了大虧，這次轉劫重歸，想起他海內外仇敵甚多，都是妖邪中的能手，常爲他未來愁急，天幸仙緣遇合，歸入峨嵋，如能立此奇功，全家增光，將來也有許多指望，好在小南極妖蜃伏誅，海怪降伏，仙山靈域，邪氛已淨，即便有事，光明境隔海相對，瞬息可以往來，有阮徵等峨嵋之秀，在此結隣，也無妨害，便將幾件鎮山之寶，交與愛子，令其帶在身旁，作個準備，內中一件，千葉神雷衝，乃錢氏夫妻，昔年看出萬載寒蜃，是個未來大害，特意在每年極光微弱之時，暗用法力，冒着奇險，潛入來復子午兩線，交界口上，等極光太火，環繞地軸，電駛飛過之時，收攝得一點殘餘精氣，立時遁回，年積月累，居然積存不少，再用八十一年苦功，連合預先採積的，元磁神鐵，煉成此寶，形如一個千葉蓮花形的風車，當中有一小蓮房，中具九孔，用時指定前面，如法施爲，風車立時電流急轉，蓮房孔中，便有九股青白光氣射出，看去並

不強烈，可是所到之處，不論多麼堅厚神奇的，金牆鐵壁，或是五金之精，所煉法寶，射中一點，挨着便即消融，妙在連點聲音都沒有，尸毗老人的魔牢，原是太白精金煉成，形如一鐘，大約五丈方圓，本就堅厚，再加魔法祭煉，不特能大能小，堅固無比，人一近前，並能發出魔焰金刀，火輪飛叉，環攻而上，稍爲沾上，休想活命，此寶恰是他的尅星，又有寶鎧防身，祇一下手，便即成功，錢萊先沒想到這等容易，本祇打算，引發魔牢埋伏，以聲東擊西之計，擾亂敵人心神，及見青白光氣，所衝之處，四外魔火金刀飛輪之類，祇管飛舞騰湧，聲勢猛烈，却被那千葉寶光，急漩盪開，不近身，對面那片光芒耀眼的金壁，已似烈火溶雪，衝破一洞，晃眼越陷越深，隱聞內裏，羣魔奔騰吼嘯之聲，逐漸洪厲，金壁剛剛穿透一洞，便聽上面，金鐘亂響，玉磬頻敲，大片湖水，立似漏底一般，轉瞬乾涸，現出湖底，同時，又聽李洪，傳聲警告道，你真胆大，此是老魔根本重地，萬不甘休，還不乘他未來以前，趕快逃走，錢萊聞言，猛想起敵人利害非常，不可做得太過，剛把法寶一撤，猛瞥見一個身高丈許，白髮紅睛，一張血口，白牙森森，通身火烟環繞，形如夜叉的魔鬼，由洞中衝了出來，伸開兩隻蒲扇般大，鋼鉤也似的怪爪，正要飛撲過來，看出利害，忙把神雷衝，往前一指，青白光氣，重又飛出，射向神魔身上，啞的一聲厲嘯，神魔受傷遁走，正趕上面魔女，和宮衆聞警起來，神魔立即追撲過去，洞中跟着，又飛出兩個，也爲千葉神雷衝所傷，因見對方，護身寶光強烈，不敢前拼，各自負傷，朝魔女等撲去，耳旁又聽李洪，大聲急呼，這些魔鬼

你萬放不得，你惹禍了，錢萊到被開了個手忙腳亂，見神魔又有一個衝出，向上飛去，洞中怒吼之聲更急，恐被全行逃脫，又沒法子封閉，祇得把寶光，射住破口，不令餘魔再逃，正在進退兩難，忽聽兩聲斷喝，一道黃光，擁着兩個頭頂金蓮花，身穿荷葉蓮花披肩戰裙，面如冠玉的道裝少年，凌空飛墮，同時，耳聽李洪，又在大喝，還不快走，緊跟着，一片佛光，已先飛墮，正擋在破口外面，錢萊人本機警，料知來人，必是尸毗老人的愛徒，田氏弟兄，曾聽李洪說過他的利害，本想調虎離山，又惦記師父安危，不敢戀戰，聞聲瞥見破口，已被佛光封閉，連忙隱形，收了法寶，往地底鑽去，這原是瞬息間事，田氏弟兄，本在東魔宮內，因聞鐘聲報警，立縱魔遁趕來，見魔牢已破一洞，又驚又怒，剛把血焰叉，朝錢萊飛去，青光一閃，人便無踪，猛想起魔牢，關係更重，忙又回身，見有佛光封洞，當是敵人，偏又看不見人，正待喝問，李洪忽在空中現身，喊道，二位田道兄，我是阮徵師弟李洪，為防神魔衝出為害，特意代你封閉一會，請快行法防堵，我要走了，田氏弟兄，見是李洪，心生好感，方要問話，人忽隱去，佛光隨撤，幸而田琪機警，見李洪身形一隱，忙即施展魔法，防禦洞口，稍差一點，便被神魔衝出，就這樣，神魔威力，仍是大得出奇，簡直不易防禦，田氏弟兄，一面合力，堵住洞口，一面行法撞鐘，傳聲告急，竟未看出錢萊，是怎麼走的，錢萊得手以後，如由上面飛行，去往東魔宮，也必觸動埋伏，因覺田氏弟兄，不大好惹，一心又想探看師父，改由地底通行，穿山而過，到了東魔宮，升出地面一看，師父已為魔法所困

，不禁急怒，因是童心未退，已聽李洪傳聲警告，令其穿山逃走，去往附近山中相見，錢萊偏因師父被困，義憤填胸，犯了童心，妄想法寶，暗算敵人，那知臨機不退，幾吃大虧，後看出師父，那麼神奇的法寶飛劍，太乙神雷，不能打傷敵人分毫，反因攻破魔牢，大鬧魔宮，兩次現形引逗，竟將尸毗老人，怒火激發，當末次現身時，正在喝罵，方覺敵人仍立當地，沒有來追，心中奇怪，猛瞥見，黃光照眼，老人突在身前出現，哈哈一笑，手已揚起，護身青光，立受震動，知道不妙，忙往地底鑽去，當時雖得逃走，那知老人，神通廣大，先前受愚，祇爲意氣用事，驟出不意，此時魔法，已然佈置停當，上有天羅，下有地網，雖因錢萊，有寶鎧護身，長於地遁，老人看出魔牢，被人攻破，神魔正在猖狂，無人能制，急於趕往應援，未看出人是怎麼走的，畢竟見多識廣，錢萊逃時驚慌，未免情急，將神雷衝取出，準備萬一，微一疏忽，寶光掃中地面，裂了一口，入地以後，雖將法寶收起，却露出一點馬脚，老人早疑來人，善於地遁，自然一望而知，當時也不叫破，自往西魔宮應援，暗中却將魔法發動，施展冷焰收魂大法，由地底四面湧來，祇要遇敵，微一生出反應，所有埋伏，一齊發動，將敵人迫出地面，免毀靈景，然後擒人報仇，錢萊那知利害，以爲穿山行石，如魚游水，人在地底山腹之內，魔法有力難施，一心還想到天慾宮去，與師父會合，同共患難，救人出險，那天慾宮，外有慾網，內有情絲，外觀祇是一團五色變幻的，心形影子，懸在魔宮旁邊，空地之上，不是慧目法眼，休想看出一點影迹，尤其金蟬，朱文，被困之處，乃是諸天

色界，五婬法台，全宮中權要地，內裏宮殿高大，富麗堂皇，更能隨人心念，生出幻境，無限風光，備諸美妙，與靈雲，孫南，困身之處，祇是一泓深碧，偶起淪漪，景物本來清空，風來水上，縱有微波，風定波澄，依然天光雲影，上下同清，迥不相同，不將外面所蒙慾網，以無量神力抓破，決看不見裏面虛實全景，錢萊如何能夠找到，正用乃父所賜法寶，在地底向上照看，自己還以為胆大心細，師父既已困入慾宮魔陣，未為魔法所傷，免去一道難關，底下便是如何出險，不犯着再與強敵去拚，必須查明所在地，突然上升，與之會合，不料心念才動，因先前那道太乙青靈符，不捨使用，寶鑑雖可防身隱形，心神却易受那魔法感應，如非機智，長於應變，靈符又易施為，老人懷恨已深，立意報復，就能保得性命，那苦難也必難當了，這且不提，錢萊走着走着，猛覺一種冷氣，由上下四外，一齊撲上身來，當時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幾乎暈倒，知是地底通行，忘了防禦，一時疏忽，不是中了魔法暗算，便已陷入埋伏，忙即強攝心神時，那冷氣越來越盛，更具極大壓力，周身刺痛，幾乎連骨髓都要凍僵，護身寶鑑，並無用處，料知邪氣奇寒，先已侵入，無法退去，同時，又覺心旌搖搖，元神欲飛，還不知身中魔法禁制，如非寶鑑防身，將外層冷焰隔斷，人早暈死被擒了，萬分情急之下，身已行動不得，暗道不好，忙運玄功，一面強行抵禦，一面把那竹葉靈符，如法施為，一片冷熒熒的青光，照向身上，心神剛剛重轉清明，人也行動自如，驚魂乍定，正待起身，魔法已然生出變化，本來奇冷，如墜寒冰地獄，忽然眼前一紅，上下四外，全是血

光包沒，隨發烈焰，如在火海之中，雖仗神符寶鏡，防護心身，仍是奇熱難耐，氣透不出，剛剛運用玄功，停止呼吸，使靈元真氣，流行全身，自閉七竅，在內裏，調和坎離，倏地金光電射，又有無數金刀叉箭，暴雨一般，雜在血焰烈火之中，亂斫亂射而來，風雷之聲，轟轟震耳，最利害是那血光，將身膠住，宛如實質，烈火金刀，祇管隨意環攻，並無阻隔，壓力大得出奇，心脈皆震，自己却是寸步難行，海底又無日無夜，也不知經了多少時日，正在忍痛苦挨，猛瞥見一片墨綠色的光華，在血海中，閃了幾閃，忽然不見，認出石完所用遁光，彷彿由地底來援，爲魔火血焰所阻，不能近身，不是知難而退，便被敵人困住，禁向一旁，暗忖石完，雖具穿山行地之長，此時人在天外神山，相隔數十萬里，憑他一人怎能趕到，又知這裏細底，既疑不是，又恐真個冒失趕來，被敵人擒去，方自担心，猛覺脚底一虛，身便下沈，未容看清，身子已被墨綠光華裹住，同時，四外血焰金刀，也狂湧下壓，方覺身外一緊，壓力暴增，雖不似方才那樣膠滯，墨光依舊往下急降，已然改向橫裏飛馳，但那魔焰壓力，也大得出奇，眼看快要漫身而過，倏地見有三環佛光，迎面一閃，飛向身後，魔火金刀，立被擋住，隨聽地底，風雷之聲大作，宛如山崩海嘯，驚濤怒吼，由遠而近，似由四方八面，往中央猛襲過來，原來錢萊被困時，尸毗老人，知他精於地行之術，本心又愛這個小孩，不願傷他，意欲強迫歸順，惟恐其穿入地層深處，將地肺攻穿，勾動地火，一面還要兼顧天慾宮中，被困諸人，一面又須收禁那逃出來的，幾個神魔，而這些神魔，均具有極大神通，以前收

禁，便費了不少的事，多年被困，憤怒已極，禁制神魔的法寶，又爲錢萊所毀，倉促應變，全出意料，逃的收服，已是困難，未逃出的幾個，又在魔牢之中，各以全力，向外猛攻，稍有空隙，便成大害，這還是李洪，先前暗助田氏弟兄，用佛光將破口封閉，跟着田氏弟兄，和老人相繼趕到，否則，祇差一霎眼的功夫，下餘諸魔，便全逃出，成了大害，老人到後，先用法力，封閉破口，再去追擒逃走諸魔，無如那些神魔，均經老人，多年祭煉，變幻無方，狡詐非常，老人一則想起強敵太多，未來難料，仍想留以備用，本心也實不願傷他，神魔看出主人心意，越發有恃無恐，老人急切間，竟收他不住，幾次想將被困諸人，選上兩個，使神魔飽啖，然後乘機迫其就範，又以此舉，違背昔年誓願，加以性情奇特，最愛胆大靈慧的幼童，上來祇管痛恨錢萊，是個罪魁，及至將人困住，又不忍下毒手，這一立意生擒，錢萊却沾了便宜，老人以爲地層已被禁制，堅逾重鋼，上層和四外，均有血焰包圍，寸步難行，自己已將逃魔困住，祇等完全制服，收入魔牢，再費七日苦功，將破口煉回原狀，再去擒人不晚，錢萊又有寶鑑神符護身，宛如一幢青光，植立地上，已有數日，及被石完，由脚底攻穿一洞，將人救走，那血焰金刀，原與老人，元靈應合，人一逃走，老人立時警覺，偏巧正在緊要關頭，逃魔如不制服，休說愛女門人，早晚受害，便自己微一疏忽，也難免不受暗算，無法分身，急怒交加，一面發動魔法禁制，一面命愛女和田氏兄弟，率衆分頭堵截，休放一人逃走，誰知這兩來人，均得有多明指教，石完穿山行石，又具專長，獨門靈石劍，和石

火神雷，不畏血焰金刀阻害，李洪再由暗中隨來，放出如意金環，將血焰金刀擋住，石完越發得勢，錢萊也是行家，兩下合力，聽準四外來勢，在山腹中，或上或下，靈蛇電閃也似，略一騰挪，便穿山破地而出，李洪因是始終不肯與主人，結怨太深，僅附石完身後，暗中運用佛門至寶，祇守不攻，連石火神雷，均不許用，等二人逃遠，便將如意金環撤回，雖遇到兩次，四面襲來的魔火風雷，祇在石完上下穿行之際，略爲一擋，便即過去，一同飛了出來，未出地面以前，先命錢萊，同隱身形，遁往魔宮左側，小山頂上，預設旗門之內，方始互說經過，原來石完，自從那日，衆人走後，因錢萊剛入門不久，都能隨去建功，自己却不能同行，雖然不快，但見師父未去，也就拉倒，等衆人走後，第二日正隨阮徵，易，甄，諸師長，佈置仙山靈境，甄良偶然拜觀下山時，所領道書，得知乃父甄海，已然轉世多年，現在小南極，四十七島中的白鯨島旁，水洞之中隱居，乃母不久，也要尋去，並說光明境仙府，在金蟬等，未回以前，無什事故，如往省親，正是時候，二甄素孝，對於父母轉劫之事，時刻在念，幾次向師長，哭求哀告，請爲援引，妙一真人，均答以時機未至，并說乃父孽重，甄氏弟兄，便發宏願，誓修善功，爲父化解，下山以前，還曾苦求，真人答以時至自能相見，我必成全你的孝思，下山以後，時常背人，暗向師門，通誠求告，均無回應，忽見空白上，現出字跡，喜出望外，忙和衆人說了，阮徵立時應諾，因太火極光，自從上次開府光明境，已然減退大半，祇要算準時候，便可通過，雖然無礙，終不放心，方欲親身護送，快到子午線入

口，回顧石完追來，正要喝問，令其回去，忽然發現神駝乙休，獨在兩線交界之處運用玄功仙法，收煉一件法寶，忙卽上前拜見，乙休笑說，你們走這條路正好，否則，我還要多費點事，此時煉寶正急，無暇多言，我囊中有一副旗門，一封束帖，可命石完，照此行事，甄良，甄兌，自往白鯨島省親，將你父母接往光明境內同修，到後，速往幻波池應援，石完聽其獨自起身，等魔宮事完，隨金蟬他們，往幻波池相見，你弟兄再帶他回去，我另賜他一件隱身法寶，也在囊內，近日極光太火，順着地軸躔道，依時運行，自爲消長，與前大不相同，勢子也緩得多，消爲加急飛行，遇上都不妨事，現正微弱之際，阮微無須護送，看完束帖，各自回去，甄良師徒，通過子午線，也各分手，尸毗老魔，機警非常，那地方石完又未去過，到了中途，可照我所開途向地形，隱身穿山而行便了，四人見乙休，獨立當地，兩手握著斗大一團，具備七彩的光氣，不住轉動揉搓，口雖說話，手却始終未停，法寶束帖，俱都令人代取，說完便不再開口，全神貫注雙手，轉動甚急，知關重要，不敢多問，各自依言行事，甄氏弟兄打開束帖一看，驚喜交集，石完自更興高彩烈，甄氏弟兄，防他胆大冒失，又是孤身涉險，再三誥誡，令其到後，務先尋見各位師伯師叔，聽命行事，不可任性逞能，石完諾諾連聲，見那旗門，和那隱身法寶，均極神妙，心甚歡喜，同向乙休，拜謝辭別，加急飛行，越過子午線後，甄氏弟兄因所去四十七島，也名小南極，在南冰洋盡頭，與光明境小南極，祇隔一道子午線，也有三數千里之遙，師徒去向不同，又囑咐了石完幾句，並令將所得二寶，

覓地演習了兩次，方各分手，石完暗忖乙太師伯，對我真好，此去莫要丟人，平日那麼胆大任性，竟會格外謹慎起來，飛行迅速，不消多日，便趕到了滇緬交界不遠的，深山之中，離神劍峯魔宮，七千里外，便將身形隱去，老人魔鏡，祇能查見五千里內外，又當手忙腳亂，幾頭不能兼顧之時，竟被石完，容容易易，直入魔宮，由地底升起，剛照乙休所說，將伏魔旗門，安置在小山頂上，忽聽身側，有人笑道，你這小東西，好大胆子，竟敢背了師父，深入虎穴，找死不成，石完聽出李洪口音，祇不見人，忙喊小師叔快出現，莫逗我着急，我奉乙太師伯之命而來，你再不出現，我發動旗門，小師叔就丟人了，隨聽李洪罵道，黑小鬼，你敢無禮，跟着，臉上挨了一掌，人也現出身來，石完原和李洪最好，忙陪笑道，小師叔，弟子怎敢無禮，說着玩的，李洪笑道，此時尸毗老人，正被神魔絆住，四面俱是羅網，連我也難脫身，金師伯已然被困，錢萊不知下落，我仗靈符，隱身在此守望，你石師叔，和干神蛛道友夫妻，奉命策應，也未見面，心正發愁，忽見你那遁光，一閃即隱，因不是本門隱形法，還拿不定是否，後見幾座旗門影子，一閃不見，你也現身，心還奇怪，你怎會到此，胆也真大，竟是乙老世伯教你來的麼，你師父呢，石完便將前事說了，李洪大喜道，乙師伯真個神通廣大，相隔數十萬里，竟如目睹，不過，主人是你阮師伯的岳父，他那女兒，人又極好，錢萊自應解救，但不許你胆大妄爲，以免主人，羞惱成怒，無法下台，石完道，小師叔，你放心，這回我決不惹禍，不信，你跟了去，祇把人救到旗門之內，任他多高魔法，莫說奈何我

們，連言動多不能聽見，李洪笑說，我知地底，也有魔法禁制，你是如何去法，石完道，去年祖父曾對我說，弟子祇怕五行真火，極光太火，別的魔火邪烟，却傷我不得，萬一遇到，魔火環攻，危急之際，祇將石火神雷，發出抵禦，便可無害，何況乙師伯，已有指示，我想先開一路，弟子前往救人，再與小師叔，會合同出，不是好麼，李洪不知石完，天生胆大頑皮，當此危機四伏之際，仍想試探魔火威力，以爲乙休所命，當無差錯，便將遁光，連合同行，由石完開路，穿山入內，不消多時，便發現錢萊被困之處，石完妄想直衝過去，還是李洪，看出血焰勢盛，知與主人，心靈相合，如若硬衝，即便通行過去，也被主人警覺，石完豈是敵手，忙即喝止，石完也看出利害，於是二人，改由地底下手，穿到錢萊脚底，冷不防，攻破山石，用劍光將人護住，立即逃走，也是二人，該當成功，石完先在上面一衝，尸毗老人，已有感應，祇當是又有敵人，穿山入內，忙施魔法，跟踪搜尋，不料李石二人，機警神速，忽然改上爲下，將人救走，等到埋伏，一起發動，人已逃走，田氏弟兄，本來受了魔女重託，對於峨嵋來人，不願施展毒手，後見來人，鬧得太凶，師父盛怒之下，也自有氣，不過，祇想將錢萊擒去處制，對於別人，仍存祖護，尤其申李二人，具有好感，無如師命難違，祇得率衆趕來，滿擬這兩座魔宮，無異天羅地網，上下密佈，敵人萬逃不脫，那知到後，便聽老人傳聲，敵人已逃，令速留意，細一查看，四外禁網未動，毫無跡兆，人却不見，同時，老人也在百忙中，放出魔鏡觀查，見新設禁網，依然高張，紋絲未動，敵人却無踪影，又不似

由地底遁去，自己這面，逃魔雖被困住，互相怒吼，猛撲強掙，一任威嚇利誘，祇是不肯降順，空自激怒，無可如何，同時，牢中諸魔，也在暴動，稍一疏忽，就許被他攻破，越想越恨，立即召回門人愛女，命照往日傳授，各在法寶防身之下，揚手飛起七十九面魔幡，當時佈就魔陣，將魔牢罩在中心，然後施展大阿修羅法，將手一指，收回封洞魔光，牢中諸魔，立即厲聲吼嘯，張牙舞爪，猛衝出來，另一面，收了禁網，先被困住的逃魔，同時飛舞而起，都是身材高大，白骨峻嶒，一雙紅眼，滿頭銀髮，塌鼻陷孔，凸嘴血唇，利齒森列，手脚又長又大，鋼爪也似，各在一團紅綠二色的烟光，圍繞之下，環陣飛馳，朝衆門人侍者抓去，口中厲嘯連聲，怒吼如雷，老人自從神魔，全數飛出，兩臂一振，上半身立即裸露，獨自跌坐在一朵血蓮花上，衆神魔初出時，朝着老人，猖獗怒吼，嘯聲淒厲，祇管作出張牙舞爪，向前攫拿之勢，仍是有些害怕，始而離身兩三丈，便各驚退，忽然一聲厲吼，飛身縱起，向守在魔幡下面的門人侍者，猛撲過去，到了旛前，剛舉雙爪，朝人便抓，魔幡上忽發出千萬枝火箭飛叉，神魔逃避，也是真快，火光乍現，立即縱退，極少射中，內有一兩個，逃避稍遲，防守陣地的，恰是魔女，和田氏兄弟，平日最恨這些神魔，認爲將來大害，幾次想請老人，乘其被困牢內，一舉除去，均因老人，受了陰魔暗制，心竟不定，欲發又止，不肯聽勸，當日師兄妹三人，見老人施展大阿修羅法，不惜損耗本身精血元氣，去啗神魔，竟欲倒行逆施，等強敵到來，與之一拚，以快一時之憤，這等作法，一個不巧，害人變爲害己，即便神通廣大